

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模式分类*

——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研究

李志刚 张 泉 何诗宁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内容提要:从家庭嵌入视角和裂变创业动机出发,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根据问题导向和理论抽样原则,选取六位裂变创业者作为研究样本,得出了“基于创造财富改善家庭”“基于增值资产递升家庭”“基于缩短距离凝聚家庭”“基于均衡时间回归家庭”“基于对接文化传承家庭”“基于冲破禁锢创新家庭”六个主范畴,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这一核心范畴,构建了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模式分类模型,提出了财富主导、角色转换和观念交互三种典型的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并具体阐述了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拓展并丰富了裂变创业动机的类型和框架,深化了创业动机知识体系。

关键词:家庭嵌入 裂变创业 创业动机 模式分类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0)02—0075—17

一、引言

裂变创业是一种特殊的新企业创建方式(Chatterji,2009)^[1],是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策略(Rocha等,2018)^[2],是母体企业与新创企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李志刚等,2017)^[3],是产业集群演变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Parhankangas和Arenius,2003)^[4]。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全面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裂变创业现象层出不穷,并引起了广泛关注(程丽和张骁,2019)^[5]。当前,增强潜在创业者创业动机成为引导创业的重点(尹志超等,2015)^[6],裂变创业动机研究恰逢其时。

创业动机作为裂变创业过程的起点(赵飞红和王华锋,2017)^[7],是将创业认知和创业意向转化为现实创业行为的关键(Carsrud和Brännback,2011)^[8]。与一般创业动机相比,裂变创业动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源于裂变新创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嵌入关系(李志刚等,2011)^[9],母体企业鼓励创新、员工与母体企业产生分歧都可能会引发裂变创业行为(Klepper和Thompson,2010)^[10]。

既有研究表明,除了基础设施、法治环境、政府管制、个人特质等原因之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创业动机和创业决策的关键要素(陈刚,2015)^[11]。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家庭成员的

收稿日期:2019-08-30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产业集群内裂变型新创企业生成机理研究”(7157218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连续变革’视域下的新企业适应:创业者认知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7167216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业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形成过程的双重路径与互动机制研究”(71972159)。

作者简介:李志刚,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电子邮箱:lizhigang2003@126.com;张泉,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电子邮箱:1002686492@qq.com;何诗宁,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电子邮箱:luego0606@163.com。通讯作者:李志刚。

个人决策是在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基础上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12]。从家庭嵌入视角探讨家庭系统的资源、角色、规范、态度和价值观如何作用于创业活动,是创业研究拓展边界、深化分析的有益探索(Aldrich和Cliff,2003)^[13]。

遗憾的是,从家庭嵌入视角系统研究裂变创业动机的成果却非常缺乏。在本研究针对裂变创业者的实地调研中,多位创业者反复提及家庭对其裂变创业的重要影响,这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裂变创业日益活跃,裂变创业动机非常独特,家庭嵌入视角的创业研究亟需拓展。鉴于现有研究鲜有谈及家庭因素如何触发裂变创业活动,反观创业实践又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鲜活素材这一实际情况,为了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遵循问题导向和理论抽样原则,对选取的裂变创业样本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提炼出“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这一核心范畴,并提出财富主导、角色转换和观念交互三种典型的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力求破解家庭如何驱动裂变创业这一谜题。

二、相关研究评述

1. 创业动机研究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创业动机给出的定义也不相同。起初,创业动机被表示为效价、期望和手段三者的乘积。后来,创业动机被认为是生物、认知和社会规范的核心,包含着能量、方向和持久的激励(Ryan和Deci,2000)^[14],通常以目标导向和自我效能感为衡量维度(Baum和Locke,2004)^[15]。目前流行的观点指出,创业动机不仅是个体实际创业行为产生的起点和推力,也是个体应对创业困境并保持热情的心理保障(朱红根和康兰媛,2013)^[16],还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Suzuki等,2002)^[17]。

关于创业动机的结构模型,不同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其中,二维简单动机模型认为创业者所处的需求层次不同,所受的激励也不同,因此产生经济性创业动机和社会性创业动机;三维复杂模型则进一步拓展创业动机研究的系统边界,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创业动机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窦大海和罗瑾琰,2011)^[18]。包含外部报酬、独立自主、内部报酬、家庭保障在内的创业动机四因素结构模型(Kuratko等,1997)^[19],经过不断校验和修订,业已得到理论界的广泛认可。

2. 家庭视角的创业动机研究

以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家庭系统,会直接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刘小元和林嵩,2015)^[20]。家庭嵌入视角的创业动机,可以归结为家庭角色、家庭资源和家庭价值观三个方面。从家庭角色来看,父母角色模型理论认为,父母拥有商业背景的个体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大(周劲波等,2018)^[21],这主要表现为父母的榜样和经验正向影响子女创业认知(Auken等,2006)^[22],鼓励子女将动机转化为行动(Krueger,2007)^[23]。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扮演子女角色的个体将更多时间用于照料父母,挤占创业时间,削弱个体创业意向(Mcmanus等,2002)^[24]。从家庭资源来说,资源代际流动能有力推动子女创业(李雪莲等,2015)^[25]。由家人构成的“家族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资源的不足,成为创业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张环宙等,2018)^[26]。例如,父母资助住房促进子女初始财富积累,使子女更多财富投入创业活动,强化创业意愿(朱晨和杨晔,2018)^[27]。从家庭价值观来讲,家庭氛围和家庭文化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和相互支持(杨婵等,2017)^[28]。一方面,如果家庭氛围表现为勇于打破现状、乐于拥抱不确定性,那么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传输创新创业价值观(Carr和Sequeira,2007)^[29];另一方面,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一般会为个体创业提供精神支持,提升其创业意愿(刘小元和林嵩,2015)^[30]。

3. 裂变创业视角的创业动机研究

首先,维系生存是裂变创业的重要动机之一,这可能源于母体企业发生的不良事件。这些不良事件主要涉及母体企业战略变革(Klepper和Thompson,2010)^[31]、母体企业被并购或者退出市场、母体企业战略收缩甚至破产倒闭(Eriksson和Kuhn,2006)^[32]。遭遇这些不利冲击,在职员工可能会面临失业或预期收入下降的困境,进而成为潜在创业者开展裂变创业。其次,抓住机会是裂变创业的另一个重要动机。任何产业都由无数个成本-质量组合构成,如果母体企业由于各种原因仅占据了部分组合,那么就为裂变创业提供了潜在空间(Klepper和Sleeper,2005)^[33]。裂变创业者可以开发母体企业怠于创新或尚未发现的机会,或者母体企业不愿偏离现有核心业务而放弃的机会,或者母体企业由于自身能力限制而无法同时开发的机会(Gambardella等,2015)^[34]。再次,利用资源是裂变创业的第三个重要动机。潜在创业者可以运用在母体企业习得的知识 and 积累的资源创建裂变新创企业(Buenstorf和Fornahl,2009)^[35]。母体企业与裂变新创企业之间的嵌入关系发挥了特殊“通道”作用,有助于资源转移和流通(Ioannou,2014)^[36]。基于母体企业现有“资源池”的裂变新创企业往往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便捷的学习过程,所面临生存阻力和失败风险较低(Berbegal-Mirabent等,2015)^[37]。最后,实现价值是裂变创业的第四个重要动机。当员工渴望增强个体独立性与管理自主性时,裂变创业倾向更为明显(Wallin,2012)^[38]。当获取母体企业知识更为方便,运用母体企业资源更加灵活时,创建新企业预期收益更高,裂变活动便极易开展(Klepper,2007)^[39]。

4. 既有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在创业动机、家庭视角的创业动机以及裂变创业视角的创业动机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颇具价值的研究,这为本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有文献表明,一方面,家庭因素是促使创业者做出创业抉择的重要驱动力,这种驱动主要体现在家庭的角色、资源和价值观方面;另一方面,裂变创业的动机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主要涵盖维系生存、抓住机会、利用资源和实现价值层面。

尽管以往对于裂变创业动机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非常缺乏从家庭嵌入视角对于裂变创业动机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提炼,这既与家庭会影响创业动机的理论文献无法弥合,也难以有效解释实践中广泛涌现的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现象。因此,有必要细致探究家庭驱动裂变创业的具体模式及其内在机理,拓展裂变创业动机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空间。鉴于当一项研究处于萌芽阶段时,质性归纳式研究有助于人们对问题涌现过程的理解和诠释(王圣慧等,2017)^[40],加之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尚缺乏理论基础,因此选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探索式研究。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抽样

(1)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方法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整理、分析、比较资料,不断反思和转化,进而建构或发展理论(Layder,1983)^[41],适用于微观活动机理研究,其研究推进程序主要包括开放性、主轴和选择性三个译码阶段(Strauss和Corbin,2006)^[42]。当下已经出现大量的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实践,但现有理论却缺乏对此现象的深入整合研究,无法有效解答家庭因素对裂变创业的驱动作用,也难以借助模式化或类型化刻画来指导创业实践。为此,选择扎根理论方法指导研究过程,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基于数据资料的不断对比,归纳出现象的本质内涵。

(2)理论抽样。理论抽样指在研究目的和研究设计指引下,选取能为研究问题提供丰富信息的样本。通过不断收集并分析数据,直至理解某一现象的信息已经足够支撑相关概念,且概念或范畴间的互动关系已经被充分阐释视为理论饱和,抽样过程就此结束。为了确保所提炼理论的有效

性,始终遵循问题导向和过程驱动原则,先后选取了六位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特征显著的创业者,他们分布于不同行业,创业时的家庭情形及其驱动作用各不相同,使得扎根研究的理论抽样和理论提炼达到饱和。

具体来说,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基于财富创造这一显著动机,首先选取 A 创业者作为第一个理论建构样本。A 创业者裂变创业的主要目的是为家庭创造财富,解决家庭的物质需求,这主要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过于一般所致。进而,借助逻辑关联进行推理: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已经非常优越,甚至自身即为“富二代”家庭,那么其裂变创业的财富考虑又会如何?因而选取 B 创业者作为新的理论样本,该创业者裂变创业的主要动机是担心家族财富无法持续,并考虑到提升接班能力的问题。综合 A、B 两个创业者样本,引发新的思考:是否存在创造财富和延续财富之外的非财富裂变创业驱动因素?因此找到 C 创业者作为第三个理论样本,C 创业者选择离职创业的原因在于实现家庭同城团聚,即拉近空间距离,打破异地分居状态,尽管创业初始的财富收益低于先前工作报酬也义无反顾。进而,产生新疑问:对于同城家庭而言,空间问题既已解决,时间需求会否成为影响裂变创业的另一动因?因此找到 D 创业者,该创业者为了能够协调更多时间照顾家人而创业。梳理前四个样本,新的疑惑得以产生:除了经济原因和时空需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家庭因素导致裂变创业行为?于是找到 E 创业者作为新样本,E 创业者因受家庭创业文化的影响而做出裂变创业选择。这又促发了新的疑问:具有创业传统的家庭会鼓励裂变创业,那么反对创业的家庭又是如何影响裂变创业的呢?这个问题正好可以通过作为第六个样本的 F 创业者得以解决,F 家族历代都没有创业者,其家庭观念是就业求稳,而非创业求变,但 F 创业者却想另辟蹊径、逆势前行。

至此,六个样本为研究者理论抽样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使得有关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信息足够支撑相关概念,概念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被充分阐释,因此可以认为达到了理论饱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样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换句话说,A 样本也可能会涉及到家庭团聚和家庭观念,但其最突出的特征和主线却是财富创造;F 样本也可能会与财富获取有关,但其更显著的主题却是观念突破。理论抽样过程如图 1 所示,研究样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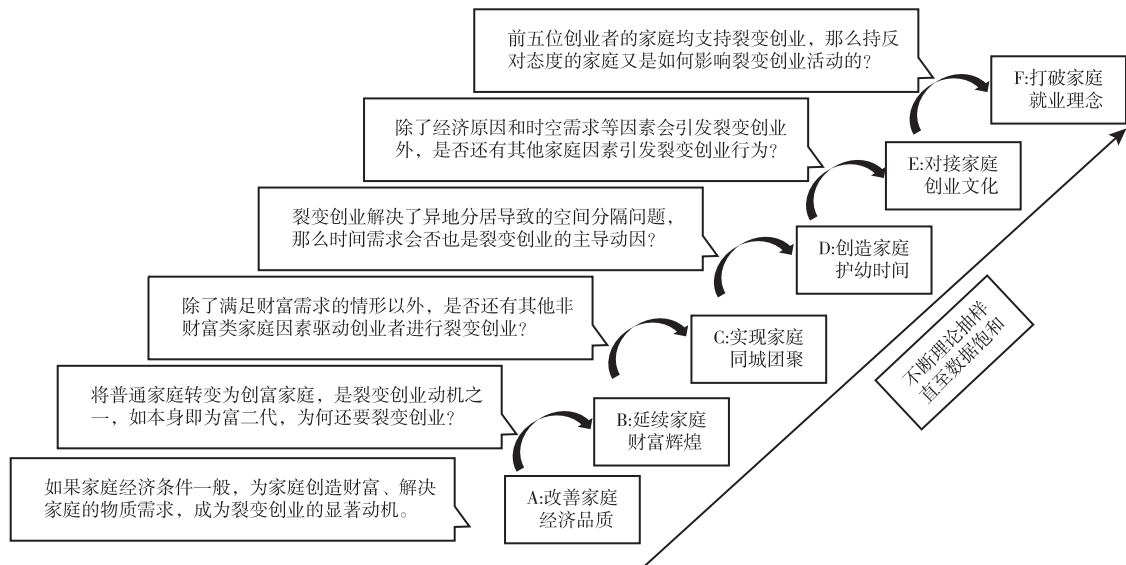


图 1 问题导向的理论抽样过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1 研究样本

创业者	母体企业领域/创业者工作	裂变新创企业的业务选择	创业时家庭的基本情况
A	农副产品/花生油的市场销售	母婴电商:母婴用品的线上销售	已婚,妻子从事电商行业,家境普通
B	建筑材料/传统工程建材经销	建筑材料:绿色环保类建材经销	已婚,父母为企业家,完成财富积累
C	厨卫家电/企业资源管控工作	咨询培训:管理咨询、企业培训	已婚,妻子从事法律行业,两地分居
D	城建投资/行政办公文秘工作	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文化传媒	已婚,家人无暇照顾孩子,二胎家庭
E	金融投资/个人投资规划指导	教育辅导:中小学社区教育辅导	未婚,父母退休,兄妹中存在创业者
F	旅游管理/酒店贵宾接待引领	广告设计:媒体代理和公司布展	未婚,父母务农,支持就业而非创业

注:基于保护创业者隐私原则,以 A、B、C、D、E、F 表示创业者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资料收集与分析

(1)资料收集。资料收集与整理围绕“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这一主轴展开,运用的资料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收集:其一是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裂变创业者进行交流,结合邮件、微信、短信和电话等辅助途径,以此来取得一手资料;其二是按照“一切皆为数据”的扎根理论原则,借助互联网等渠道对与创业者关联的各方面内容进行收集,以此来获取二手资料。为避免创业者粉饰心理带来的资料偏差,对来自不同数据源的资料进行了三角检定,以确保资料的可靠性,力求提升研究信度。

同时,资料收集具有动态性和持续性的特点。一方面,理论抽样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如同侦探破案一样,不断寻找新线索与调整新方向;另一方面,在对资料进行反复对比、持续提炼的过程中,如有回答不充分或概念不清晰的情况出现,会采取回顾考察,或补充新数据等方式再次收集资料,确保提炼的范畴质量,夯实理论构建的基础。此外,因访谈内容涉及家庭,隐私性较高,为了打消受访者的顾虑,调研时明确表明数据只用于学术研究,而且会做匿名化处理,加之研究者与受访对象比较熟悉,甚至是师生关系,具有较好的信任基础,进而确保资料的可靠性水平。本研究资料收集途径如表 2 所示。

表 2 资料收集途径

创业者	调研对象	资料来源	主要内容	简要描述
A	创业者及其家庭成员	深度访谈及公开资料	家庭成员、职业职位、文化氛围、创业动机、创业经历	共 2 次,1 小时/次;电话、短信、微信交流 6 次以上;公司网站、媒体采访、演讲视频
B				共 3 次,1 小时/次;电话、短信、微信交流 7 次以上;公司网站
C				共 2 次,2 小时/次;电话、短信、微信交流 4 次以上;公司网站、媒体采访
D				共 2 次,2 小时/次;电话、短信、微信交流 7 次以上;公司网站,研究论文
E				共 2 次,1 小时/次;电话、短信、微信交流 5 次以上;公司网站、媒体采访,研究论文
F				共 2 次,1.5 小时/次;电话、短信、微信交流 4 次以上;公司网站、媒体采访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资料分析。资料分析过程始终强调问题导向性与资料搜集、整理及分析的交互性、持续性(李志刚等,2019)^[43]。资料逐级译码过程是资料分析尤为重要的一环。首先,通过开放性译码对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操作,初步提炼出范畴;再借助主轴译码明晰范畴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提炼出主范畴;最后通过选择性译码对主范畴进行抽象化、凝练化,提炼出核心范畴和故事线。

此外,如遇到与研究主题无关或矛盾、内涵不充分或逻辑关系不清晰的概念和范畴,则通过比较、权衡或返回上一阶段继续搜集数据等方式不断反思与重新检视,注重反复鉴定概念和范畴的命名、范畴之间关系,力求提升概念精确性与解释力度。

四、资料译码过程

1.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指把握资料的真实意义与内涵,对资料进行贴标签、概念化操作,进而归纳出范畴,明晰范畴的性质和维度。开放性译码示例如表3所示。

表3 开放性译码示例

编号	样本资料摘录	贴标签	概念化	范畴化
a ₂	原来薪水不多,尝试了换工作,然而换了工作之后,工资还是没有明显提高	就业工资过低	将 a ₂ , a ₇ , d ₁₈ , … 概念化为 x ₁ 就业收入;将 a ₁₂ , e ₂₀ , … 概念化为 x ₂ 预期需求	将 x ₁ , x ₂ , … 范畴化为 y ₁ 弥补差距
a ₇	因为换工作原因,妻子也跟着辗转奔波,所以一直以来工作和收入不稳定	配偶收入波动		
a ₁₂	打工不如创业,创业会对经济状况改变更快些,整个家里就往创业方向努力	创业收益预期		
d ₁₈	尽管现有工作稳定,但是长时间来看,收入增幅不大,所以想尝试自己创业	寻求增加收入		
e ₂₀	想让父母以及将来的小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因为创业而生活质量有一定提升	提升家族地位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前文在理论抽样部分所提到的,尽管不同的理论样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主线,但却绝对不是毫无关联、泾渭分明的,这意味着某个概念或范畴可能主要源自某个样本,但其他样本也可能对其有辅助或补充作用。

借助开放性译码得出的范畴是彼此链接、动态连续的,通过不断地补充资料与对比分析,范畴之间的关联性与内在逻辑会逐渐显现。通过开放性译码,从繁杂的访谈资料中共提炼出108个概念,24个范畴。范畴的释义、性质和维度如表4所示。

表4 范畴释义

序号	范畴	内涵释义	性质与维度
1	弥补差距	母体企业薪酬与实际需求对比	薪酬水平:不满/满意 实际需求:基本/体面
2	改善家境	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家庭收入:温饱/富裕 消费支出:降低/增长

续表 4

序号	范畴	内涵释义	性质与维度
3	沉淀经验	家庭成员行业经验与关联程度	行业经验:不足/丰富 关联程度:松散/紧密
4	提升品质	创业的收入提升原有生活品质	创业收入:温饱/富裕 生活品质:低质/高质
5	规划接班	协商一致为代际传承设计路线	传承态势:积极/消极 代际观念:共融/冲突
6	营造空间	为接班人创造自由发挥的空间	范围领域:宽广/狭窄 时间期限:短暂/持续
7	培育潜能	培养专业技能和领导创新思维	能力层次:全面/局部 借助途径:实践/理论
8	优化生态	产业链条及商业生态系统完善	完善方向:互补/竞争 优化结果:分立/融合
9	产生距离	母体企业地点与家庭分属异地	工作地点:本地/异地 家庭距离:近程/远程
10	凸显隔阂	空间距离影响家庭成员间关系	空间距离:间隔/密切 成员关系:淡化/强化
11	权衡利弊	配偶工作现状和子女升学情况	工作现状:波动/稳定 升学情况:不变/变化
12	贴近家庭	家庭团聚的需求影响创业选址	团聚观念:淡薄/强烈 观念影响:轻微/深刻
13	协调时间	工作家庭冲突会影响时间分配	冲突影响:微弱/显著 时间分配:均衡/失衡
14	升级角色	婚育情况与角色状态发生变化	孕育情况:未育/已育 角色状态:稳定/升级
15	养育子女	长辈身体状态与子女养育需求	长辈状态:年轻/年迈 子女状况:年幼/独立
16	重塑身份	工作与家庭关系加以均衡协调	工作角色:减弱/突出 家庭角色:减弱/突出
17	判断前景	所处行业目前状态和发展前景	行业状态:波折/平稳 发展前景:黯淡/光明

续表 4

序号	范畴	内涵释义	性质与维度
18	深化认知	家庭传递的经验影响创业认知	成员传递:封闭/密切 创业认知:模糊/清晰
19	获取认可	家庭对创业所持的思想与态度	成员思想:传统/开放 成员态度:反对/认可
20	拼凑资源	家庭原有经济实力与支持程度	经济实力:薄弱/雄厚 支持程度:轻微/全力
21	干预职业	父母所持就业观念的干预程度	父辈观念:传统/自主 干预程度:放纵/强制
22	交锋观念	就业观念与个体创业观念冲突	传统观念:继承/新创 个体观念:刻板/灵活
23	落实行动	个体谋求创业行动而脱离就业	谋求情况:放弃/坚持 脱离情况:犹豫/坚决
24	实现价值	创业角色带来成就感实现情况	个体成就:出色/一般 实现情况:未了/达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主轴译码

作为开放性译码的延伸和发展,主轴译码是重新集聚资料,深度挖掘出多个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过程。借助“因果条件-现象-行动策略-结果”这一分析工具,识别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得出六个主范畴概括此类逻辑关系,分别为“基于创造财富改善家庭”“基于增值资产递升家庭”“基于缩短距离凝聚家庭”“基于均衡时间回归家庭”“基于对接文化传承家庭”“基于冲破禁锢创新家庭”。主范畴译码过程如表 5 所示。

表 5 主轴译码过程:主范畴提炼

逻辑主线				主范畴
因果条件	现象	行动策略	结果	
弥补差距	改善家境	沉淀经验	提升品质	基于创造财富改善家庭
规划接班	营造空间	培育潜能	优化生态	基于增值资产递升家庭
产生距离	凸显隔阂	权衡利弊	贴近家庭	基于缩短距离凝聚家庭
协调时间	升级角色	养育子女	重塑身份	基于均衡时间回归家庭
判断前景	深化认知	获取认可	拼凑资源	基于对接文化传承家庭
干预职业	交锋观念	落实行动	实现价值	基于冲破禁锢创新家庭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接下来,对主范畴的提炼过程尤其是范畴之间的逻辑主线进行详细阐述。

(1)基于创造财富改善家庭。通过在母体企业工作获取劳动报酬,以此维系家庭的日常生活

与运转。随着时间演进和成员增加,家庭物质需求有了相应变化,解决温饱与追求质量的实际需求产生差距。同时,物价水平不断上涨,潜在创业者现有收入愈发滞后于家庭消费支出。如果配偶收入也比较少,家庭就会面临更加窘迫的经济困境,需要采取措施增强家庭创造财富的能力,以此改善家庭成员生活。此时,拥有家庭商业传统的家庭成员,可以汲取长辈的创业经验,通过工作经历提升综合素养。假以时日,创业者抓住商业机会,在自我提升和家庭支持的助力下,脱离母体企业进行裂变创业,最终提升了家庭的经济品质。

(2)基于增值资产递升家庭。潜在创业者身处富二代家庭,完成高等教育和专业学习之后,开始对商业领域感兴趣,对代际接班有意愿。为了延续家族事业和家庭财富,经沟通并达成共识,设计接班人的培养路径。先安排其到知名企业就业,以在不受父辈影响的情境下积累经验、提升能力。然后,待时机成熟时鼓励其裂变创业,而不是回到家族企业任职。借此,创业者可以在不受约束的空间里展现才华,为后续接管家族事业奠定基础。创业者为了成功发展,除了争取父辈创业投资之外,可以考虑从家族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切入,以与家族企业优势互补、业务协同的形式设立企业。如此,既可以利用家族企业的巨大价值,又可以避免家族企业的过多影响,还能通过协同发展不断优化家族企业的商业生态。

(3)基于缩短距离凝聚家庭。创业者在母体企业工作可以高质量地保证家庭的经济需求,配偶工作稳定、收入丰厚,不存在提升经济品质的压力。然而,由于创业者为了高质量就业,选择与家庭不在同一城市的母体企业工作,无法承担包括相应家庭责任,自己逐渐与家人产生情意沟通的障碍和间隔。鉴于配偶现有工作颇具价值,子女习惯随配偶生活、学习,在综合考虑子女教育和家庭团聚等诸多因素之后,创业者贯彻家庭首位原则,做出放弃原有工作、返回家人身边的决定,解决工作距离带来的角色缺失难题。如果家庭所在城市缺乏有吸引力的就业职位,或者创业者洞察到了极具潜力的商业机会,他就可能主动脱离母体企业而裂变创业,最终达成履行家庭责任、实现家庭团聚的目标。

(4)基于均衡时间回归家庭。母体企业工作节奏不断加速,潜在创业者将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投入在高强度的工作中,挤占家庭时间。母体企业工作与家庭成员相聚的时间冲突,导致创业者缺少对子女的陪伴和抚育,影响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度。特别是当潜在创业者的家庭出现生育二胎等显著变化时,家庭成员的角色发生质的转换和升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越发激烈。此时,创业者父母年事已高,已经无力分担隔代看护的任务,如果配偶也是事业繁忙,无暇协调更多时间照顾家庭,那么潜在创业者就可能会裂变创业,以便灵活、自由地安排时间用于家庭所需。继而,创业者回归家庭,重塑身份和角色,积极承担起抚养孩童和赡养父母的重任。

(5)基于对接文化传承家庭。创业者所在母体企业从事的行业波动明显,引发企业未来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个人职业生涯遭遇瓶颈。在与家庭成员就职业发展问题进行频繁交流,尤其是在家庭成功创业成员创业经历和榜样示范的感染和刺激下,潜在创业者逐渐深化了对离职创业风险和前景的认知。基于先前工作经验积累,创业者主动积极学习家庭成员创业经验,并与其深入探讨创业意愿,最终获得家庭成员的充分认可,自身的创业信心和创业意愿也逐渐增强。在家庭成员精神鼓励、智力支持,尤其是基于信任关系而给予慷慨解囊的创业资金支持共同作用下,潜在创业者最终脱离母体企业并创建新企业,将认知转化为实践。

(6)基于冲破禁锢创新家庭。父母遵循就业求稳的传统理念,反对创新创业引发的不确定性,为子女设计就业岗位、规划人生路线,全面干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尽管潜在创业者初期听从了家人安排,但其想要冲破禁锢、开辟一片新天地的意识却根深蒂固、深埋心底。当下创新创业精神深入人心,伴随自身资源与能力的积累和提升,潜在创业者的自主择业观念与家庭传统的就业观急速碰撞和交锋,开始逐渐排斥按部就班的稳定工作现状。最终,创业者打破了传统惯性思维,冲破

了家庭禁锢,勇辟新路,离开母体企业并创建新企业,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改变了家庭一直秉持的“学而优则仕”或追求“铁饭碗”等传统理念。

3. 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是通过归纳与提炼主范畴,得到高度抽象的核心范畴与故事线来诠释资料的过程。经过不断检视 24 个范畴,尤其是“基于创造财富改善家庭”“基于增值资产递升家庭”“基于缩短距离凝聚家庭”“基于均衡时间回归家庭”“基于对接文化传承家庭”“基于冲破禁锢创新家庭”六个主范畴,最终凝练出“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这一核心范畴,以此统合所有的资料、概念、范畴和主范畴。经验资料的逐级提炼以及核心范畴的得出过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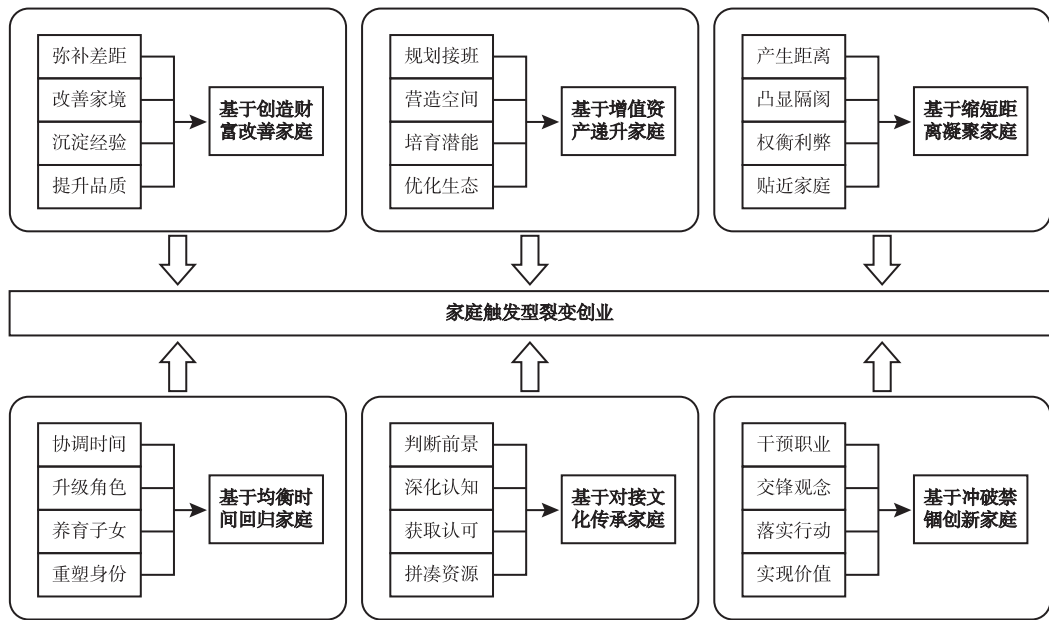


图 2 选择性译码过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核心范畴“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故事线为:影响裂变创业发生的因素众多,家庭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家庭驱动裂变创业存在多种情形,主要体现为以下六条主线:母体企业所发薪酬难以满足家庭生活品质提升速度,家族企业需要借助新事业开发维系家庭财富持续积累,长期两地分居引发系列问题产生回归家庭需要,子女增多导致孩童陪护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职业方向取舍之际家庭创业氛围鼓励独立发展,另辟蹊径打破家族就业求稳观念和思维定势。以上每种情境都会触发和引致裂变创业行为,其内在机理有诸多不同之处。

五、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三种典型模式

经过进一步理清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可以根据裂变创业者先前工作情境即母体前置条件、引发裂变创业行为的家庭动因主线、支持裂变创业活动的其他融合交互因素以及生成裂变新创企业的反馈结果,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等理论视角,将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划分为财富主导、角色转换和观念交互三种典型模式。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分类如图 3 所示。

1. 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财富主导模式

财富主导模式是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形成的一种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此种创业动机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升级自身及家庭的需求层次。

财富主导裂变创业模式下,母体前置条件包括弥补差距和规划接班。一方面,拥有非优越家庭背景的创业者,母体企业工资性收入未能满足创业者的生理、安全等经济性需求,创业者家庭经济品质也因此受限,创业者及其家庭的现实需求和自身的财富能力有了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拥有优越家庭背景的创业者,因其家庭的资金富足,财富在创业者眼中不再是一种迫切性需求,在母体企业的工作更多是开拓商业思维,使得自身拥有商业实战经验及素质提升,增强创业者身为家族企业未来接班人的资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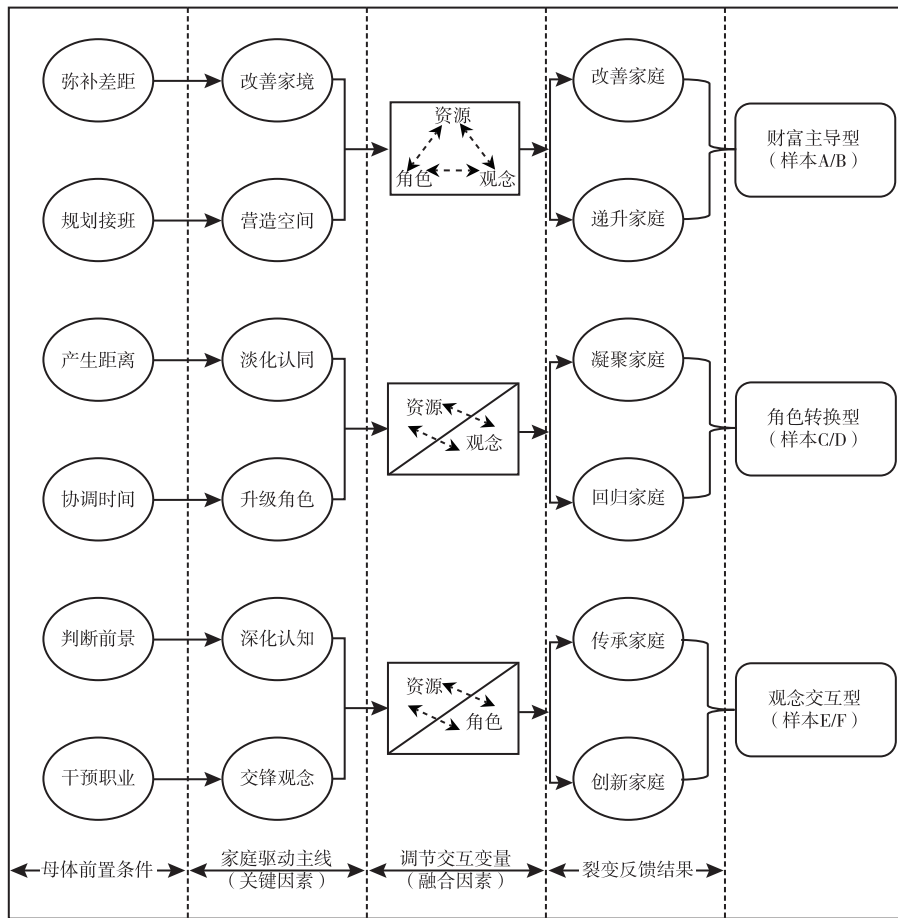


图3 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分类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若家庭经济状况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那么家庭因素往往刺激创业者,使得其拥有急切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状况的愿望,选择创业道路更有希望实现,此时创业作为创造财富的路径选择之一,在家庭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推动下萌生。在相反的情况下,家庭的收入来源可以达到生活富足的状态,创业者并未止步,而是借助家庭环境带来的无限发展空间,驱动其倾向于裂变创业,不局限于母体企业的框架,而是更加希望拥有新鲜的环境去实现自我能力的发挥及提升。

在裂变创业想法诞生过程中,创业者自身的家庭角色,所在家庭拥有的资源以及家庭对于创业活动的观念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调节交互作用。创业者履行所承担的家庭角色的责任,意味着需要承担主要家庭经济责任,同时凭借家庭角色的领袖作用,家庭成员利用可支配的资源,积极协助创业者形成创业脚本,给予创业者强有力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加速创业者裂变创业想法萌发、成形,最后选择创建新企业的道路,最终实现家庭经济品质的改善或资产累积水平的升级。综上,财富发

挥主导作用,与家庭观念和资源交叉融合,协同作用于裂变创业动机,创业者倾向于脱离母体,创建新企业,实现家庭收入的快速改善与家族未来的兴旺繁盛。

例如创业者 A,入不敷出的经济现状凸显家庭经济需求,使其产生创业以缩小需求差距的倾向。已婚状态下的创业者 A 家庭角色主要为丈夫角色,家庭经济责任重大,此时,配偶拥有专业知识和行业实践经验加速创业计划成形,并且,在与拥有创业经历的岳父母交流中,其开创性思想和作风等优秀创业精神辐射内化创业者,创业者从观察家庭榜样成员与鼓舞性互动中得到替代经验,坚定并落实创业想法,最终创建新企业实现改善家庭。而创业者 B,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主要扮演代际接班的家庭角色,背负家族兴衰的重任。创业者 B 在母体企业内自由发挥自身的能力和才干,使其遇到创业机会时能够有效把握。同时,家庭可提供充裕资源,加上创业者从小接受先进教育,商业头脑敏锐,可以洞察家族企业现状,选择与家族企业优势互补、业务协同的形式设立企业,递升家庭财富层级,实现家族企业的持续壮大、经久不衰。

2. 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角色转换模式

角色转换模式是基于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的一种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员工参与雇员和家庭成员等不同的角色会消耗有限资源(如时间、精力等),造成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容易产生离职倾向(张伶和张大伟,2006)^[44]。当某一领域出现角色负荷时,个体会在不同角色间重新分配、转移资源(金家飞等,2014)^[45]。角色转换模式下创业者选择裂变创业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利用创业这一路径有效平衡自身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在角色转换主导的裂变创业模式下,母体前置条件包括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物理距离和协调时间困难。无论是创业者在母体企业的繁重工作带来了空间距离的冲突,还是时间失衡的冲突,都使得创业者在职业生涯和家庭角色的矛盾漩涡中无法脱身前行,家庭正常角色逐渐走向失控状态。

基于以上矛盾,创业者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家庭角色,采取行动强化并适应角色的转换。无论是迫于母体企业工作距离无法满足现有正常家庭角色,导致家庭角色淡化及家庭责任及义务的缺失;还是家庭成员数量改变带来的质的变化,导致家庭角色升级与护幼时间矛盾突出,都促使创业者回归家庭,承担家庭角色职责,进而使得创业者创造空间或时间条件,帮助其实现家庭回归。此时,进行创业活动成为了创业者的良好选择,创业成功带来的收益及便利,有益于解决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冲突与矛盾。

在裂变创业想法诞生过程中,创业者所在家庭拥有的资源以及家庭对于创业活动的观念都发挥了意义非凡的调节交互作用。由于创业者扮演家庭角色使其拥有家庭资源禀赋,有形与无形资源内嵌于家庭成员所在的社会网络,可加快创业想法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家庭成员赞成创业的观念成为创业者坚定想法的强心剂,最终创业者选取开展创业活动,实现凝聚家庭或回归家庭。综上,角色发挥主导作用,与家庭观念和资源交叉融合,协同作用于裂变创业动机,创业者选择脱离母体,创建新企业。

例如创业者 C,异地工作加大创业者与家庭空间上的距离,致使其家庭角色逐渐淡化。得益于其家庭成员工作稳定且收入可观,为创业者减轻了经济负担,提高了风险承担能力,激发了其创业热情;创业使创业者从异地回归家庭,为后代子女树立榜样,在受到家族关注同时传递给整个家族成员学习精进、渴求进步的奋斗精神,因此创业者在凝聚家庭的需求中派生出创业决策。而创业者 D 则面对家庭新生命的诞生,角色升级带来的压力及时间冲突使其走上创业道路。其家庭成员在工作中积累了广泛人脉,其蕴含的高效信息机制为创业者降低搜集信息成本,便于更为便捷地整合和分析创业信息。经过频繁比对,颇具创业警觉和机会洞察力的创业者最终从众多创业信息中识别出裂变创业商机并明晰创业方向,创建新企业,实现家庭角色归位。

3. 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观念交互模式

观念交互模式是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一种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模式。社会支持理论是以个体或群体为中心,以人际交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资源结点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理论。学者对社会支持进行了简化分类,包括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两种类型(Finfgeld-Connett, 2005)^[46]。创业者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嵌入最深,创业者应对困境时首先考虑寻求家人的支持(杨昊等, 2019)^[47],观念交互裂变创业模式的主要特征即创业者家庭带来的情感支持和观念传递。在观念交互的裂变创业模式下,母体前置条件包括判断前景和干预职业。前者是由于母体企业发展不稳定,创业者职业生涯遭遇瓶颈,传统就业观发生动摇,创业者对就业持怀疑态度。后者是由于父母干预创业者职业规划,规定创业者所从事的母体工作,创业者对家庭安排就业的传统观念持反感态度。

无论是职业遭遇发展瓶颈还是家庭干涉,都会使得创业者产生重新规划职业生涯的想法。创业者的个人特质指引并影响着创业活动的进行,而个人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创业者的认知。创业认知来源于其家庭的成长经历及个人的社会经历。一方面,家庭成员中拥有先前创业的经历,乐于与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深化创业认知,使其创业倾向性更强;另一方面,在社会意识形态发生鲜明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稳定即为最好的家庭观念会引发创业者的反抗,由此自主择业观与传统就业观发生剧烈碰撞与正面交锋,结合创业者自身反叛、激进,以及勇于应对竞争、敢于实现自身价值的个性特征,使得创业者勇于改变现有状况,选择迎合风险,踏上创业之路。

在裂变创业想法诞生过程中,创业者自身的家庭角色,所在家庭拥有的资源都发挥了调节交互作用。就业观念与创业新潮产生交汇时,家庭所持的态度影响了家庭是否愿意主动为创业者提供资源支持,一般而言,获取家庭资源协助的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更为顺利。另外,创业者身为家庭一员,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必不可少,鞭策着创业者创造家庭经济收入,调动家庭资源创造收益。综上,观念发挥主导作用,与家庭角色和资源交叉融合,协同作用于裂变创业动机,创业者倾向于脱离母体,创建新企业,实现家庭观念深化或创新。

例如创业者E,在就业观因现实打击而发生动摇时,家庭成员传递精神力量,鼓舞自主创业,深化创业者认知。同时,创业者期望通过创业为父母乃至家族提供经济保障,积极履行家庭角色责任,加上拥有创业经验和商业智慧的家庭成员主动传授创业经验,可以内化为创业者借鉴的实践经验,并在未来企业运营过程中参股,包括资金与知识等形式,帮助创业者想法落地,最终传承与发扬家庭优良的创业文化。而创业者F则截然相反,其家庭干涉职业规划,并秉持着打击创业的态度,创业者F难以获取家庭工具性支持,受时代先进观念与家庭打击教育的影响,创业者表现出顺应时代变革潮流、对待家庭观念则反其道而行之的特质,为证明自主择业的重要性与传统就业观的落后性,主动融通资金、打破约束,积极进取、行为果敢,通过创业获取收益,证明个体价值,改变家庭在就业观念上的传统思想。

六、主要结论与未来展望

1. 主要研究结论

裂变创业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关于其动机研究也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然而,关于裂变创业动机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母体企业层面,从家庭视角系统研究裂变创业动机的成果非常缺乏。为此,本研究从家庭视角出发,借助扎根理论,围绕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从样本资料中提炼出了“基于创造财富改善家庭”“基于增值资产递升家庭”“基于缩短距离凝聚家庭”“基于均衡时间回归家庭”“基于对接文化

传承家庭”“基于冲破禁锢创新家庭”六个主范畴,最终提炼出“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这一核心概念,并将其划分为财富主导、角色转换和观念交互三种不同模式,进而通过援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作为主导解释逻辑,对不同模式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阐释。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在理论价值方面,首先,对裂变创业动机进行了类型化研究。在定性研究中,类型化常被视作理论框架及其研讨命题的核心内容(Collier等,2011)^[48]。本研究聚焦家庭维度下的裂变创业动机,探讨了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模式及其作用机理,提升裂变创业动机研究的理论丰富度。其次,本研究将创业者与家庭双边视角融入裂变创业研究之中,基于扎根实地的归纳研究,提出了财富主导、角色转换和观念交互三种裂变创业模式,揭示了家庭视角的裂变创业动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最后,诠释了包括母体前置条件、家庭动因主线、“资源-角色-观念”交互调节、裂变新创企业创建反馈等要素在内的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生成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新创企业尤其是裂变新创企业生成机理的理论发展。

在实践价值方面,从创业者层面来看,加深了个体对家庭和裂变创业关系的认识,为解释和预测裂变创业活动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决策借鉴,为个体层面的职业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启发着创业者在选择投身创新创业热潮时,充分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了解裂变创业模式的不同要求,以便更好地开展裂变创业,在兼顾家庭角色的同时,适时调动、糅合家庭情感与工具性资源,为新创事业提供支持。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有机融合了家庭领域和创业领域,为创业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资源贫瘠的家庭可以考虑通过增强角色、价值观的作用,为家庭成员进行裂变创业提供支持,进而实现经济品质提升;面临工作-家庭冲突的家庭,可以通过支持家庭成员裂变创业来缓解角色冲突,实现工作-家庭关系平衡;当家庭成员拥有创业激情、具备创业能力时,家庭系统要适时改变观念,发扬奋发、拼搏的家族精神。

2. 与既有理论的对话

Aldrich和Cliff(2003)^[13]很早以前就已经指出,可以围绕资源、角色和价值观等要素从家庭嵌入视角探讨创业问题。这个提议富有价值,也描绘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遗憾的是,两位作者没有对此系统框架进行深入研究和发展丰富,其他学者的研究则呈现为松散或从不同维度分析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应。尽管本研究在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讨论中,与Aldrich和Cliff(2003)^[13]提出的观点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却又有着明显不同。

一方面,Aldrich和Cliff(2003)^[13]的研究仅停留在初步分类和理论假设层面,并未对家庭资源、家庭角色和家庭价值观影响创业的具体情境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本研究则通过对六位典型裂变创业者的深入挖掘和系统归纳,将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细分为财富主导、角色转换和观念交互三种不同模式,并援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工作-家庭冲突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作为主导解释逻辑,对不同模式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阐释。三种主导理论并非互相排斥,而是适用于特定情境时某种理论的内在逻辑更为鲜明。主导家庭因素之外的其他家庭因素也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调节交互作用,共同作用于裂变创业动机的生成;另一方面,Aldrich和Cliff(2003)^[13]仅建议将家庭因素引入一般创业研究之中,而没有具体分析家庭在裂变创业中的独特影响效应。既有研究表明,与一般创业相比,裂变创业更易受到母体企业的推动和促发。本研究则发现母体企业并未成为裂变创业的导火索,反而是不同的家庭因素在发挥着关键驱动作用,并据此进行模式分类,系统阐述了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具体情境和内在机理,弥补了以往裂变创业研究过多聚焦于母体企业的不足。

3. 未来研究展望

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在裂变创业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新意,从家庭视角推进裂变创业动机研究,

可为现实生活中家庭领域和创业领域的交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一方面,在研究中发现不同的家庭因素主导下生成的裂变创业动机模式存在差异,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延展化,探究不同地域、不同阶段家庭触发型裂变创业的动机差异、生成路径、绩效影响等议题,提出更多的维度以丰富现有研究,也可以通过量化研究途径对已有成果进行实证检验,增强其推广性与普适性;另一方面,在分析过程中发现,裂变创业也对家庭存在反向作用,除了家庭中的角色、资源与价值观会影响裂变创业之外,裂变创业如何反向影响这三个因素及其微观情境也值得关注。因此后续研究可以搜集裂变创业持续影响家庭的相关素材,系统探究反向作用发生的条件、形式和路径等,完善裂变创业和家庭交互作用的理论体系。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亟待进一步探讨:一方面,对研究问题的分析并未全面考虑不同家庭内的微观差异,如:社会阶层、风俗习惯等,这种更为细致的要素如何影响裂变创业以及模式分类研究值得后续研究继续探讨;另一方面,尽管围绕家庭触发裂变创业的主导因素归纳出了财富、角色和观念三种模式或三条主线,但没有深入探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财富、角色和观念交互作用又是如何驱动裂变创业行为的,希望后续研究能够基于有价值的资料对此命题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Chatterji, A. K. Spawned with A Silver Spo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2): 185 - 206.
- [2] Rocha, V. A., Carneiro, and C. Varum. Leaving Employment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Value of Co-worker Mobility in Pushed and Pulled-driven Start-up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8, (1): 60 - 85.
- [3] 李志刚, 许晨鹤, 刘振. 商业模式传承型裂变创业内在机理研究[J]. 天津: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5): 71 - 82.
- [4] Parhankangas, A., and P. Arenius. From a Corporate Venture to an Independent Company: A Base for a Taxonomy for Corporate Spin-off Firms[J]. *Research Policy*, 2003, (3): 463 - 481.
- [5] 程丽, 张骁. 组织裂变研究进展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 (8): 140 - 152.
- [6] 尹志超, 宋全云, 吴雨, 彭嫦燕.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1): 87 - 98.
- [7] 赵飞红, 王华锋. 员工离职创业研究回顾与框架整合[J]. 北京: 未来与发展, 2017, (12): 80 - 83.
- [8] Carsrud, A., and M. Brännback.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What Do We Still Need to Know?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1, (1): 9 - 26.
- [9] 李志刚, 刘振, 于敏. 国外裂变型创业及其影响效应研究综述[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7): 10 - 17.
- [10] Klepper, S., and P. Thompson. Disagreements and Intra-industry Spinoff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0, (5): 526 - 538.
- [11] 陈刚. 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5): 89 - 99.
- [12]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2, (3): 151 - 162.
- [13] Aldrich, H. E., and J. E. Cliff. The Pervasive Effects of Family on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5): 573 - 596.
- [14] Ryan, R. M., and E. L. Deci.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1): 68 - 78.
- [15] Baum, J. R., and E. A. Locke. The Relationship of Entrepreneurial Traits, Skill, and Motivation to Subsequent Venture Growth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4): 587 - 598.
- [16] 朱红根, 康兰媛. 农民工创业动机及对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 15 个县市的 438 个返乡创业农民样本[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 59 - 66.
- [17] Suzuki, K. I., S. H. Kim, and Z. T. Bae. Entrepreneurship in Japan and Silicon Valley: A Comparative Study [J]. *Technovation*, 2002, (4): 595 - 606.
- [18] 窦大海, 罗瑾琨. 创业动机的结构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1, (3): 182 - 183.
- [19] Kuratko, D. F., J. S. Hornsby, and D. W. Naffziger. An Examination of Owner's Goals in Sustaining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1997,(1):24-33.

[20]刘小元,林嵩. 社会情境、职业地位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J]. 北京:管理评论,2015,(10):138-149.

[21]周劲波,汤潇,W. Lam. 人口统计学因素、心理特征对创业意愿的影响——一项来自中国各高校的实证研究[J]. 南宁:广西社会科学,2018,(3):149-156.

[22]Auken,H. V.,P. Stephens,F. L. Fry,and J. Silva. Role Model Influences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A Comparison Between USA and Mexico[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06,(3):325-336.

[23]Krueger,N. F. The Cognitive Infrastructure of Opportunity Emerge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7,(3):185-206.

[24]Mcmanus,K.,K. Korabik,H. M. Rosin,and E. K. Kelloway. Employed Mothers and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Does Family Structure Matter? [J]. Human Relations,2002,(11):1295-1324.

[25]李雪莲,马双,邓翔. 公务员家庭、创业与寻租动机[J]. 北京:经济研究,2015,(5):89-103.

[26]张环宙,李秋成,黄祖辉. 资源系统、家族网依赖与农民创业旅游小企业成长关系研究[J]. 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18,(12):52-59,156-157.

[27]朱晨,杨晔. “啃老”还是“反哺”? ——老年抚养对子女创业决策的双重影响[J]. 北京:经济科学,2018,(5):94-105.

[28]杨婵,贺小刚,李征宇.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7,(12):170-188.

[29]Carr,J. C.,and J. M. Sequeira. Prior Family Business Exposure as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pproach[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7,(10):1090-1098

[30]刘小元,林嵩. 社会情境、职业地位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J]. 北京:管理评论,2015,(10):138-149.

[31]Klepper,S.,and P. Thompson. Disagreements and Intra-industry Spin-off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10,(5):526-538.

[32]Eriksson,T.,and J. M. Kuhn. Firm Spin-offs in Denmark 1981-2000—Patterns of Entry and Exi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6,(5):1021-1040.

[33]Klepper,S.,and S. Sleeper. Entry By Spinoffs[J]. Management Science,2005,(8):1291-1306.

[34]Gambardella,A.,M. Ganco,and F. Honore. Using What You Know: Patented Knowledge in Incumbent Firms and Employee Entrepreneurship[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5,(2):456-474.

[35]Buenstorf,G.,and D. Fornahl. B2C—Bubble to Cluster: The Dot-Com Boom, Spin-off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9,(3):349-378.

[36]Ioannou,I. When Do Spinouts Enhance Parent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1890-1986[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4,(2):529-551.

[37]Berbegal-Mirabent,J.,D. E. Ribeiro-Soriano,S. García,and J. Luis. Can a Magic Recipe Foster University Spin-off Cre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5,(11):2272-2278.

[38]Wallin,M. W. The Bstructure of Spin-off Literature[J]. Innovation,2012,(2):162-177.

[39]Klepper,S. Disagreements,Spinoffs,and the Evolution of Detroit as the Capital of the U. S. Automobile Industry[J]. Management Science,2007,(4):616-631.

[40]王圣慧,张玉臣,易明. 企业内部创业路径研究:以精益创业走出“战争迷雾”[J]. 北京:科研管理,2017,(3):144-152.

[41]Layder,D. “ Grounded Theory and Field Research”,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3.

[42]Strauss,A.,and J. Corbin.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6,(2):129.

[43]李志刚,何诗宁,于秋实,张敬伟. 海尔集团小微企业的生成路径及其模式分类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J]. 武汉:管理学报,2019,(6):791-800.

[44]张伶,张大伟. 工作—家庭冲突研究:国际进展与展望[J].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2006,(4):55-63.

[45]金家飞,徐姗,王艳霞. 角色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抑郁的中美比较——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J]. 北京:心理学报,2014,(8):1144-1160.

[46]Fingfeld-Connett,D. Clarif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J].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2005,(1):4-9.

[47]杨昊,贺小刚,杨婵. 异地创业、家庭支持与经营效率——基于农民创业的经验研究[J]. 北京:经济管理,2019,(2):36-54.

[48]Collier,D.,J. Laporte,and J. Seawright. Putting Typologies to Work:Concept-Formation,Measurement,and Analytic Rigor[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11,(1):217-232.

Model Classification of Family-triggered Spin-off Entrepreneurship: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LI Zhi-gang, ZHANG Quan, HE Shi-ning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mbeddedness and spin-off entrepreneurship motivation, using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according to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sampling, six spin-off entrepreneurs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 results of main categories are as follows: “improving family based on wealth creation”, “ascending family based on value-added assets”, “cohering family based on shortening distance”, “returning family based on balanced time”, “inheriting family on the concept of docking” and “innovating family on the concept of breakthrough”. Based on the six main categories, the core category of “family-triggered spin-off entrepreneurship” is condensed, and the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mily-triggered spin-off entrepreneurship model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wealth-orienting, role-switching and concept-interacting. The results expand and enrich the types and framework of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deepe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t present,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s in the ascenda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otivation research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motivation is mainly confined to the level of parent enterpris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m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mbeddednes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mbeddedness and with the help of grounded theory to standardize the research process,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mechanism of family-triggered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sample data, this study extracts six main categories: “improving family based on wealth creation”, “ascending family based on value-added assets”, “cohering family based on shortening distance”, “returning family based on balanced time”, “inheriting family on the concept of docking” and “innovating family on the concept of breakthrough” and finally extracts family eventually triggered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this core concept. Family-triggered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is divided into wealth-orienting, role-switching and concept-interacting.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modes of each other, and then by citing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work-family theory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as the dominant explanatory logic,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fferent modes is explained.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value, firstl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family,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family triggered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which can form a riche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general model of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adequacy of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research. Secondly,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and families is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a regulatory interaction variable covering “resource-role-concept” is proposed.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pattern research is to give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 framework and practitioners a template, while the classification of patterns is the first and important step of pattern researc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focuses. Starting from family triggered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three kinds of fission creations: wealth oriented, role transformation and concept interac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reveals the uniqueness and difference of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in order to inspire the researchers of fission entrepreneurial theory.

In terms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it deepens the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provides valuable decision-making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diction of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career choi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family triggered fission entrepreneurship organically integrates family field and entrepreneurship field,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inspiration for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Key Words: family embeddedness; spin-of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model classification; grounded theory

JEL Classification: D21, L26, M13

DOI:10.19616/j.cnki.bmj.2020.02.005

(责任编辑:刘建丽)